大乘显识经二卷

中天竺国沙门地婆诃罗奉诏译 • 乾隆大藏經 • 大乘宝积部

大乘显识经卷上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薄伽梵在王舍城迦兰陀竹林，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。皆阿罗汉诸漏已尽，无复烦恼逮得自在，心善解脱，慧善解脱，于去来今照了无碍，是大那伽，如佛之教所作已办，弃大重担获于己利，已断流转生死有苦，以正智力，善知众生心之所趣。如是大声闻众，长老舍利弗而为上首。复有无量菩萨摩诃萨众，俱在会集。

尔时，诸比丘在世尊所，多有疲睡，失容阿委不能自持。于是世尊，面门晖发如莲花开。时诸比丘，咸悉醒悟各自严正，作如是念：“今佛世尊，颜容晖焕面光照朗，欲开何法眼作大饶益？”

尔时，贤护胜上童真，修容丰美，柔和光泽，色相具足，六万商主前后围绕，侍从轰郁声如地震，来诣佛所。见佛世尊寂静安隐众德之藏，巍巍赫朗如大金树，深心信重，合掌思惟，作如是念：“众共称赞，佛一切智普见一切。是如来阿罗诃正等觉，诚实不虚。”顶礼佛足谛视而住。

佛见贤护，举身放光流照贤护。贤护尔时便获无畏，绕佛三匝顶礼佛足，而白佛言：“唯愿世尊悲愍教授，我今始于佛所得净信心，心希妙法欲有所问。而我久处生死，溺烦恼苦乱念纷杂，于戒等业无作冥资。虽心奇重，我今不知，于此愚惑疑网之中，如何超出得度生死？世尊是一切智普见一切，佛出甚难希有逢遇！如如意珠施众生乐，佛是大如意宝，一切众生咸由依佛，得大安乐，是大父母、众生善本，因佛父母得见正路。唯愿悲愍开晓疑闇！”

佛告贤护：“汝有所疑，恣汝意问，我当为汝分别解说。”尔时，贤护蒙佛听许，心专请问在一面住。

时，长老阿难见贤护童真，姿容晖泽色相具足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未曾有也！此贤护童真，有大福德光色丰盛，诸王威相咸蔽不现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此贤护胜上童真福业所致，虽处人间受天胜果，安宁适乐欢娱嬉戏，畅悦恣心犹如帝释。阎浮提中，唯除月实童真，更无比者。”

阿难白佛言：“贤护童真，果报资用宿植善根，唯愿为说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贤护现受乐报资用广大，及宿胜因，汝今当听。阿难，此贤护童真，六万商主资产丰饶金宝盈积，恭敬受教，随逐奉事。六万床座敷设卧具、毡褥缯绮、并

倚枕等，杂色晖发妙丽庄严，俱罗帷幕及憍奢耶，火浣币帛支那安输，周匝施布众宝雕间，相宣焕烂交错如画。六万妓女被服安输众色间杂，金宝璎饰鲜华炫丽光彩耀目，其触细软如天迦遮，轻重随心适称情意，戏容笑语歌唱相娱，闲婉严洁柔敬事主，于他人所心绝爱欲，惭耻低首或覆头为容，肌肤平满柔软细滑，手足支节踝等骨脉咸悉不现，齿白齐密发绀右旋，如削蜡成如工画作，氏族华望名誉流远，如是妇人而为侍从。又有六万供食妇人，饭饼诸物种种异色，香味调美如天肴膳，饮具八德见令心悦，宁身适意不劳而熟，是福之食应心而至，涤净拥秽去诸病恶。庭宇台楼具足六万摩尼真珠琉璃诸珍罗布垂饰，众宝间钿行列端美，绮彩蒙悬缀以铃铎，随风飘扬铿锵和发，地若琉璃现众影像，杂花散布清凉快乐，遨游栖息畅心适志。又有细腰般拏箜篌长笛铜钹清歌，种种音声数凡六万，美声调润响亮闻远，喧嚣杂作震警方域，福业所致欢乐不绝。鸽等诸鸟飞翔游集，异声间和畅心悦耳。藤蔓众花萦缘台阁，鲜葩标秀翁郁晖焕，铃铎乐器响若天宫。房廊昭晰，如须弥窟神药流照。有六万城高墙峻峙楼橹备设，街衢布列四衢三达。美丽填溢诸方凑集，种种服饰种种言语，法制万差殊容异状，奇货列肆商侶百千，交易嚣喧声震城域。园林郁茂大树小树，藤蔓卉药众花竞发，清波环映间错光鲜粲如舒锦。象马车乘其众百千，往还不绝充遍城邑。阿难，六万城中名德高人，及诸豪富并诸商主，日日称赞贤护童真，播扬声德，虔恭合掌礼拜修敬。娇萨罗国波斯匿王福力富盛，比之贤护状类贫下。月实童真，无量百千妓从侍绕，恭敬奉事爱悦欢戏众乐所依，虽天帝释百千万倍不及月实。贤护童真，容色丰美富有自在，安宁适乐亦百千万倍不及月实。斯皆宿福所感，非力致也。阿难，贤护童真，又有如意宝辂天宝雕严，光晖赫烂天金金刚光玉日受，种种诸宝钿厕间错丽若观星，运速如风如金翅飞。乘此宝辂，宝洲等所应念而至，身不疲劳戏乐而返。”

是时，阿难顶礼佛足而白佛言：“贤护童真，种何善根，修何福业，资产广大受大乐报，宫室妙丽，宝辂奇特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贤护童真，由先于佛法中修植福业，故今获此广大乐报。过去有佛，名曰乐光如来、应供、正遍知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调御丈夫、天人师、佛世尊。贤护尔时于彼佛法之中出家作比丘，名曰法髻，多亏戒行，然善讲说修多罗、阿毗达摩、毗奈耶等，三藏深教咸悉明达，常为众生宣畅敷演，法施不绝美音深重，正直高亮剖析明辩，听者欢喜闻所说法思惟修行，脱恶趣者其数无量。阿难，法髻比丘以法施功德，于九十劫受天人报。又见清净持戒比丘身羸瘦瘠，恒施饮食及屣履等，殷重诚彻净心布施，故今获此大富乐报，胜妙宫室、奇特宝辂。又遇迦葉如来，示教指诲而告之曰：‘汝于未来释迦牟尼佛所，当得授记。’故今见我，我为说法而成熟之。”

阿难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贤护胜上童真，如是财富金宝盈积豪盛自在，谦柔卑下无憍骜心，甚为奇特！”

佛言：“阿难，大智不于财宝欲乐而生矜骜。贤护久修善行，善法所资常食福果。”

贤护蒙佛、阿难共称叹已，恭敬合掌，顶礼佛足，白佛言：“世尊怜愍摄护一切众生，欲少请问，愿垂听许。”

佛告贤护：“我先听汝！汝有所疑，今恣汝问，我当为汝分别解说。”

贤护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众生虽知有识，如宝闭在箧中不显不知。世尊，不知此识作何形状？何故名识？众生死时手足乱动，眼色变异制不自由，诸根丧灭，诸大乖离，识迁于身去至何所？自性如何作何色相？云何舍离此身更受余身？云何身分弃之于此，而牵诸入获当来报，受种种身差别不同？世尊，云何众生身谢灭已更生诸入？云何今生积聚福业来生得之，今身为福当来身食？云何识能滋长于身？云何识入随身转变？”

佛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贤护，善哉善问！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，当为汝说。”

贤护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唯然奉教。”

佛告贤护：“识之运转迁灭往来，犹如风大，无色无形不可显现，而能发动万物示众殊状，或摇振林木摧折破裂出大音声，或为冷为热触众生身作苦作乐。风无手足面目形容，亦无黑白黄赤诸色。贤护，识界亦尔，无色无形无光明显现，以因缘故显示种种功用殊异。当知受、觉、法界亦复如是无色无形，以因缘故显发功用。

“贤护，众生死此，受觉法界、识界皆舍离身，识运受、觉、法界受余身者，譬如风大吹众妙花，花住于此香流至远，风体不取妙花之香，香体、风体及与身根俱无形色，而非风力香不远至。贤护，众生身死，识持受、觉、法界以至他生，因父母缘而识托之，受、觉、法界皆随于识亦复如是。如从花胜力而鼻有嗅，从嗅胜力而得香境。又如从风身胜力得风色触，因风力香得至远。如是从识有受，从受有觉，从觉有法，遂能了知善与不善。贤护，又如画工料理壁板，诸所画处如法端洁，随意所为图绘众像，则工之识智俱无形色，而为种种奇容异状。如是识智无形而生六色，谓因眼见色眼识无形，因耳闻声声无形色，因鼻知香香无形色，因舌知味味无形色，因身知触触无形色；法入诸境皆悉无形，识无形色亦复如是。贤护，识弃此身受他生者，众生死时，识为业障所缠，报尽命终犹如灭定阿罗汉识。如阿罗汉入灭尽定，其阿罗汉识从身灭转；如是死者之识弃身及界，乘于念力而作是知，彼如是：‘我某乙生平所作事业，临终咸现忆念明了，身之与心二受逼切。’

“贤护，识是何义？识名为种，能生众类杂报身芽，知觉想念同苞于识，知苦知乐、知恶知善及善恶境，故名为识。如汝所问，云何识离此身而受余报？贤护，识之迁身，如面之像现之于镜，如印之文显之于泥。譬如日出，光之所及众闇咸除，日没光谢闇便如故，闇无形质非常无常能得其处；识亦如是，无质无形因受想显，识在于身如闇之体，视不可见不可执持。如母怀子，不能自知是男是女，黑白黄色根具不具，手足耳目类与不类，饮食热刺其子便动觉知苦痛；众生来去屈伸视瞬，语笑谈说担运负重，作诸事业识相具显，而不能知识之所在，止于身中不知其状。贤护，识之自性遍入诸处，不为诸处之所染污。六根、六境、五烦恼阴，识遍止之不为其染，由此而显识之事用。贤护，如木机关系执一所作种种业，或行走腾跃、或跳掷戏舞。于意云何？机关所作是谁之力？”

贤护白佛言：“智慧狭浅，非能决了。”

佛告贤护：“当知皆是作业之力！作业无形，但智运耳！如是身之机关，以识之力作诸事业。仙通、乾闼婆、龙、神、人、天、阿修罗等，种种趣业咸悉依之。识能生身，如工作机关。识无形质，普持法界智力具足，乃至能知宿命之事。譬如日光，恶业众生及诸不净，死尸臭秽无偏等照，不为诸恶之所污染；识亦如是，虽处猪狗食不净类诸恶趣身，而不为彼之所染污。贤护，识舍此身随善恶业迁受余报，譬如风大出深山邃谷，入于薝卜众香之林，其风便香；经于粪秽死尸臭恶秽污之所，其风便臭。若风香臭俱至，风则香臭并兼，盛者先显。风无形质，香臭无形，然风持香臭迁之于远。识弃此身持善恶业，迁受余报亦复如是，犹彼风大持物香臭致于他所。又如人梦见众色像种种事业，而不自知安眠而卧。福德之人命尽识迁，亦复如是安隐不觉，如梦迁化无所恐惧。识之迁出不由喉口及诸窍穴，莫测所从，莫知径户。”

尔时，贤护胜上童真，顶礼佛足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鸡鹅等子，其卵未熟，周匝细密，识从何入？子死卵中，卵壳不破无隙无窍，识从何出？”

佛言：“贤护，譬如乌麻薝卜花熏，其油香美名薝卜油，与凡麻油好恶殊隔。油先无香，以花熏种油遂成香。香不破麻而入，亦不破麻而出，复无形质留止油内，但以因缘力故，香迁油内油成香泽。鸡鹅子识入出于卵，亦复如是，如薝卜香迁于油内。识之迁运，如日流光，如摩尼照，如木生火。又如种子，种之于地体化地中，芽苗茎叶备显于外，生白不白赤等杂色种种之花，种种力味成熟，所为种种差别，同一大地等资四大，各随其种所生便异。如是一识法界，生于一切生死之身，或黑或白或黄赤等，淳和嗔暴种种殊品。贤护，识无手足、无支节言语，由法界中念力强大，众生死时识弃此身，识与念力为来生种，即离于识不得法界，离于法界亦不得识，识与风大微妙念界、受界

、法界和合而迁。”

贤护白佛言：“若如是者，云何世尊说识无色？”

佛言：“贤护，色有二种：一内、二外。内谓眼识，眼则为外；如是耳识为内，耳则为外；鼻识为内，鼻则为外；舌识为内，舌则为外；身识为内，身则为外。贤护，如生盲人梦见美色，手足面目形容姝丽，便于梦中生大爱悦，及睡觉已冥无所见。夜尽昼明人众聚会，盲者遂说梦中乐事：‘我见丽人姿容殊绝，园观华茂人众百千，严饰嬉戏肌肤光泽，肩髆紧满，臂长而圆犹如象鼻。我于梦中获大快乐！’适心喜叹。贤护，此生盲人未曾见物，云何梦中而能见色？”

贤护白佛言：“唯愿开示。”

佛告贤护：“梦中见者名内眼所，是慧分别，非肉眼见。其内眼所以念力故，盲者梦中须臾而现，复以念力觉而忆之，识之内色亦复如是。复次，贤护，身死识迁，犹如种子弃在地中，四大摄持，苗茎枝叶渐次迁化。识为念、受、善、不善等四法摄持，弃身迁化亦复如是。”

贤护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云何善不善法摄持于识？”

佛言：“贤护，譬如妙颇梨宝，随所处物若黑若白，宝色随物成白成黑；善不善法摄持于识亦复如是，随所摄持成善不善迁化受报。”

贤护复白佛言：“此身云何禀受于识？”

佛言：“贤护，此识无积无聚亦无生长。譬如芽生，非种不变而生，亦非种坏而生，然芽生时种则变毁。贤护，于意云何？其芽所在止于何处？子耶？枝耶？茎柯叶耶？止树头耶？”

贤护白佛言：“不也，世尊，芽无所止。”

“如是，贤护，识之在身止无处所，非眼、非耳鼻舌身等。种生芽时，如识微觉；乃至花结合时，如识有受；含开花发，时至结果，如识有身。识之生身遍身支体，求识所止莫得其所。若除于识，身则不生。如树果熟，堪为将来树之种子，非不熟者。如是报熟身死，识种便现，因识有受，因受有爱，系著于爱便生于念，识摄取念随善恶业，与风大并知念父母，因缘合对识便托之。如人面影现之于镜，非净非明面像不现，镜明面对影像乃现，镜中之像无受无念，而随人身屈伸俯仰，开口谈谑，行来进止，种种运动。贤护，影像现谁之力也？”

贤护白佛言：“是人之力，由有面故而有面影，影像之色如面之色，根具不具咸悉如面。”

佛言：“面为影因，镜为影缘，因缘和合故有影现。由识因故，有受想行及诸心所。父母为缘，因缘和合而有身现。如彼身镜，镜中之影身去影灭，身持影像，或别现于水等之中；识弃此身持善恶业，迁受余报亦复如是。又如尼瞿陀乌昙婆等种子，虽小能生大树；树复生子，子弃故树更生新树；故树经久质力衰微，味液销竭干枯腐朽。如是诸小生类，其识弃身乘已之业，或受种种诸类大身。又如大麦、小麦、乌麻、菉豆及摩沙等，种种子实皆以种故，芽茎花实生长成熟；如是由有识故，随迁生类即便有觉，由觉有受，持善恶业受种种身。又如蜂止花爱乐恋著，唼吮花味以自资养，蜂弃此花更处余花，或弃香入臭，或弃臭入香，随其所在莫不自爱恋结贪著；识亦如是，以福业故获诸天身受胜乐果，或弃天身，以恶业故获地狱报受众苦果，轮回迁转为种种身。识如郁金红蓝芬陀利等其子皆白，破其子中不见芽花、不见异色，种之于地以水润液便有芽等，顺时滋长花果敷荣，或赤或白种种之色，色与芽等不在子中，然离于子皆不得生。识弃身已，肉身容貌诸根诸入，识中不见，因缘和合，识以妙视妙闻声触味法及以念入，知已所造善恶等业以取身报。如蚕作茧，自作自缠；于中迁化识亦如是，识自生身还自缠裹，自弃舍身更受余报。由有种故有色香味，识弃舍身随其所迁，诸根境界受及法界，皆悉随之。如如意珠随其所在乐具皆随，如日所在光明皆随；识亦如是，随其所迁受觉与想，及法界等皆悉随之。识弃舍身摄一切性，色因为身，无骨肉身，有诸根故，有受妙念知取善恶，知枣石榴庵罗庵勒鼻螺渴坚劫必他等种种之果，或辛或苦或酸或甜或碱或涩，味力各别消熟所资其功不一。及果坏已，味力随种迁化而生。如是识种随其所迁，受念善恶咸悉随之，知弃此身受余报身，故名为识。知善恶业，知业随我，知我持业迁化受报，故名为识。身之所为咸悉知之，故名为识。譬如风大，无形可取，无质可持，以因缘故作诸事业，表有风大持冷持热，运香运臭摇振林木，或鼓扇摧击。如是识无形质，非视听所取，以因缘故识相具显。由识持身身知苦乐，光色充盛行来进止，言笑欢忧事业昭著，当知有识。”

大乘显识经卷下

尔时，会中有月实胜上童真，从座而起，合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云何见色因？云何见欲因？云何见见因？云何见戒取因？”

佛告月实：“智见智境，愚见愚境。智者见诸姝丽美色，了知秽恶，唯是肉段、筋骨脓血、大脉小脉、大肠小肠、胊液脑膜、肾心脾胆、肝肺肚胃、生藏熟藏、黄痰涕唾、发须毛爪、大小便利、薄皮裹之，不净污露可畏可恶。凡所有色皆四大生，是为色因

。月实，如父母生身，身之坚硬为地大，流润为水大，暖熟为火大，飘动为风大，有所觉知念及声香味触等界，斯皆为识。”

月实童真复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将死之时，云何识舍于身？云何识迁于身？云何识知今舍此身？”

佛告月实：“众生随业获报，识流相续持身不绝，期毕报终，识弃舍身随业迁受。譬如水乳和煎，以火热力，乳水及腻各各分散；如是，月实，众生命尽以业力散，形骸与识及诸入界各各分散，识为所依，以取法界及法界念并善恶业迁受他报。月实，譬如大吉善苏，以众良药味力，熟功和合为之大吉善苏，弃凡苏性持良药力，辛苦酸碱涩甘六味以资人身，便与人身作色香味；识弃此身，持善恶业及法界等，迁受余报亦复如是。月实，苏质如身，诸药和合为大吉善。如诸法诸根和合为业，众药味触资成于苏。如业资识，服大吉善悦泽充盛，光色美好安隐无患，如善资识获诸乐报。服苏违法颜容变恶，惨无血气色死士白，如恶资识获诸苦报。月实，吉善宝苏无手足眼，能取良药色香味力；识亦如是，取法界受及诸善业，弃此身界受于中阴得天妙念，见六欲天、十六地狱。见己之身，手足端严诸根丽美，见所弃尸云‘此是我前生之身’，复见高胜妙相天宫种种庄严，花果卉木藤蔓蒙覆，光明赫丽如新炼金众宝钿饰。彼见此已心大欢喜，因大喜爱识便托之。此善业人舍身受身安乐无苦，如乘马者弃一乘一。譬如壮士武略备具，见敌兵至著坚甲胄，乘策骥骏所去无畏；识资善根弃出入息，舍界入身迁受胜乐，亦复如是，自梵身天爰至有顶生于其中。”

尔时，会中大药王子，从座而起，合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识舍于身作何色像？”

佛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大药，汝今所问是大甚深佛之境界，唯除如来，更无能了。”

于是贤护胜上童真白佛言：“大药王子所问甚深，其智微妙敏利明决。”

佛告贤护：“此大药王子，已于毗婆尸佛所植诸善根。曾于五百生中生外道家，为外道时常思识义，识者云何？云何为识？于五百生不能决了，识之去来莫知由绪。我于今日，为破疑网令得开解。”

于是贤护胜上童真，谓大药王子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仁今所问微妙甚深，月实之问其义浅狭犹如婴儿，心游外境而不知内。正法希闻，诸佛难遇，佛圆广智无测深慧至妙之理，应专启请！”

时，大药王子见佛熙怡，颜容舒悦如秋莲开，踊跃欢喜一心合掌，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爱深法！渴仰深法！常恐如来入般涅槃，不闻正法，而于五浊众生之中，愚无所

知不识善恶，于善不善、熟与不熟不能觉了，迷惑轮转生死苦趣。”

佛告大药王子：“如来正法难遇难得！我于往昔为半伽他，登山自坠弃舍身命为求正法，经历无量百千万亿种种苦难。大药，汝所希望皆恣汝问，我当为汝分别解说。”

大药王子白佛言：“唯然奉教！世尊，识相云何？愿垂开示。”

佛告大药：“如人影像现之于水，此像不可执持，非有无辨，如刍洛迦形，如渴爱像。”

大药王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云何渴爱？”

佛言：“如人对可意色眼根趣之，名为渴爱。犹持明镜视己面像，若去于镜，面像不见；识之迁运亦复如是，善恶业形与识色像皆不可见。如生盲人，日出日没、昼夜明闇皆悉不知；识莫能见亦复如是。身中渴爱受想不可见，身之诸大、诸入、诸阴，彼皆是识。诸有色体眼耳鼻舌及身色声香味触等，并无色体，受苦乐心皆亦是识。大药，如人舌得食物知甜苦辛酸碱涩等，六味皆辨。舌与食物俱有形色而味无形，又因身骨髓肉血觉知诸受。骨等有形，受无形色。知识福非福果，亦复如是。”

时，贤护胜上童真，礼佛双足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此识可知福非福耶？”

佛言：“善听！非未见谛而能见识。识不可视，非如掌中阿摩勒果，识不在于眼等之中。若识在于眼等之中，剖破眼等应当见识。贤护，恒沙诸佛见识无色，我亦如是见识无色。识非凡愚之所能见，但以譬喻而开显耳！贤护，欲知识之罪福，汝今当听！譬如有人为诸天神或乾闼婆等，及塞建陀等鬼神所著。贤护，于意云何？其为天等鬼神所著，其著之体求于身中可得见不？”

贤护白佛言：“不也，世尊。天等鬼神所著，其著之体无色无形，身内外求皆不可见。”

“贤护，其为福胜诸大天神之所著者，即须好香花烧众名香，香美饮食清净安置，祭解供具咸须华洁。如是此识为福资者，便获尊贵安乐之果，或为人王，或为辅相，或豪望贵重，或财富自在，或为诸长，或作大商主，或得天身受天胜果。由识为福资身获乐报，如彼福胜天神所著，得胜妙花香香美饮食，便即欢喜病者安隐。今得尊贵豪富自在，当知皆是由福资识身获乐果。贤护，其为富丹那等下恶鬼神之所著者，便爱粪垢腐败涕唾诸不净物，以此祭解欢喜病愈。其人以鬼神力随鬼神欲，爱乐不净臭朽粪秽。识以罪资亦复如是，或生贫穷，或生饿鬼及诸食秽畜生之中种种恶趣，由罪资识身获苦果。贤护，胜上天神其著之体无质无形，而受种种香洁供养，识福无形受胜乐报亦复如是。富丹那等下恶鬼神，为彼著者，便受不净秽恶饮食，识资罪业获诸苦报亦复如是。贤

护，当知识无形质，如天等鬼神所著之体；供具饮食所获好恶，如资罪福得苦乐报。”

大药王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云何见欲因？”

佛言：“大药，互因生欲，犹如钻燧两木互因，加之人功而有火生。如是因识，及因男女、色声香味触等，而有欲生。譬如因花生果，花中无果，果生花灭；如是因身显识，循身求识，识不可见，识业果生身便谢灭，身骨髓等不净诸物咸悉销散。又如种子持将来果味色香触，迁植而生；识弃此身持善恶业，受想作意，受来生报亦复如是。又如男女爱欲，欢会分离而去；识业和合恋结爱著味玩贪吝，报尽分离随业受报，父母因缘中阴对之，以业力生识获身果。爱情及业，俱无形质。欲色相因而生于欲，是为欲因。大药，云何见戒取因？戒谓师所制戒，不杀、不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等行。取谓执取。是戒作如是见，因是持戒，当得须陀洹果、斯陀含果、阿那含果。以是因故获于胜有，谓受人天等身，斯皆是有漏善非无漏善。无漏之善无阴熟果，今此戒取是有漏种植之，于识执善恶业识不淳净，烦恼因故受热恼苦，是为见戒取因。”

大药白佛言：“云何识取天身乃至取地狱身？”

佛言：“大药，识与法界持微妙视，非肉眼所依以为见因。此微妙视与福境合，见于天宫欲乐嬉戏，见已欢喜识便系著，作如是念：‘我当往彼。’染爱恋念而为有因，见已故身卧弃尸所，作如是念：‘此尸是我大善知识！由其积集诸善业故，令我今者获于天报。’”

大药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此识于尸既有爱重，何不托止？”

佛言：“大药，譬如剪弃须发，虽见乌光香泽，宁不更植于身令重生不？”

大药白佛言：“不也，世尊。已弃须发，不可重植于身令其更生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大药，已弃之尸，识亦不可重托受报。”

大药复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此识冥寞玄微，无质可取，无状可寻，云何能持象等大身众生，纵身坚固犹若金刚，而能贯入壮夫之身，力敌九象而能持之？”

佛言：“大药，譬如风大无质无形，止于幽谷或窍隙中；其出暴猛，或摧倒须弥碎为尘粉。大药，须弥风大色相云何？”

大药白佛言：“风大微妙无质无形。”

佛言：“大药，风大微妙无质无形；识亦如是，妙无形质，大身小身咸悉能持，或受蚊身、或受象身。譬如明灯，其焰微妙置之于室，随室大小众闇咸除；识亦如是，随诸业因任持大小。”

大药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诸业相性彼复云何？以何因缘而得显现？”

佛言：“大药，生诸天宫食天妙膳安宁快乐，斯皆业果之所致也。如人渴乏巡游旷野，一得清凉美水，一无所得受渴乏苦。得冷水者无人持与，受渴乏者亦无遮障不许与水，各以业因受苦乐报。大药，应当以是见善恶业，如空中月白黑二分，又如生果由火大增熟便色异；如是此身由福增故生胜族家，资产丰盈金宝溢满胜相显盛，或生诸天宫快乐自在，斯皆善业福相显现。譬如种子植之于地，果现树首，然其种子不从枝入枝而至树首，割析树身亦不见子，无人持子置于枝上，树成根固求种不见；如是诸善恶业咸依于身，求之于身亦不见业。如因种有花，种中无花；因花有果，花中无果；花果增进，增进不见。因身有业、因业有身，身中无业、业中无身，亦复如是。如花熟落其果乃现，身熟谢殒业果方出。如有种子，花果之因具有；如是有身，善恶业因备在。彼业无形亦无熟相，如人身影无质无碍，不可执持，不系著人，进止往来随人运动，亦不见影从身而出。业身亦尔，有身有业而不见业，系著于身亦不离身而能有业。如辛苦涩殊味诸药，能涤净除一切病，令身充悦颜色光泽，人见之者知服良药。药味可取，熟功无形，视不可见，执不可得，而能资人肤容色泽。业无形质能资于身，亦复如是。善业资者，饮食衣服、内外诸资丰饶羡丽，手足端正形容姝好，屋室华侈，摩尼金银众宝盈积，安宁快乐欢娱适意，当知此为善业之相。生于下贱边地贫穷，资用阙乏希羡他乐，饮食粗恶或不得食，形容弊陋所止卑下，当知此为恶业之相。犹如明镜鉴面好丑，镜像无质取不可得；如是识资善不善业，生人天中，或生地狱、畜生等中。大药，应当如是见业与识和合迁化。”

大药言：“世尊，云何微识能持诸根能取大身？”

佛言：“大药，譬如猎者入于山林，持弓毒箭而射香象，箭毒沾血毒运象身，支体既废根境同丧，毒流要害，身色青赤犹如淤血，毒杀象已便即迁化。于意云何？毒与象身多少大小，可得比不？”

大药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毒与象身多少大小，其量悬殊不可为对，犹如须弥比之芥子。”

“大药，如是识弃此身以取诸根，弃此诸界随业迁化，亦复如是。”

大药复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云何微细之识任持大身而不疲倦？”

佛言：“大药，须弥山王高八万四千由旬，难陀、乌波难陀二大龙王各绕三匝。二龙大息摇振须弥，内海中水咸变成毒。此二龙王长大力壮，和修吉龙、德叉迦龙二大龙王亦与之等。于意云何？四龙王识，与蚊蚋识宁有异不？”

大药言：“世尊，四龙、蚊蚋其识无异。”

“大药，如一小涕跋错那婆，入四龙口，四龙便死。于意云何？小涕药毒，龙口中毒，何毒为大？”

大药白佛言：“龙口毒大，小涕药毒甚为微少。”

“大药，大身众生力敌九象，微妙之识无色无形，非分别量，随业任持亦复如是。如尼瞿陀子极微细，种之生树，婆娑广大枝条百千。于意云何？其子与树大小类不？”

大药言：“世尊，其子与树大小相悬，如藕丝孔比虚空界。”

“如是，大药，树于子中求不可得，若不因子树则不生，微细尼瞿陀子能生大树。微细之识能生大身，识中求身身不可得，若除于识身则无有。”

大药复白佛言：“云何金刚坚固不可坏识，止于危脆速朽身内？”

佛言：“大药，譬如贫人得如意宝，以宝力故高宇雕镂，妙丽宫室园林郁茂，花果敷荣象马妓侍，资用乐具自然而至。其人于后失如意宝，众资乐具咸悉销灭，如意神宝坚固真牢纵千金刚不能毁坏，所生资用虚假无常速散速灭；识亦如是坚固不坏，所生之身速朽速灭。”

大药言：“世尊，柔妙之识，云何穿入粗鞕色中？”

佛言：“大药，水体至柔，激流悬泉能穿山石。于意云何？水石之质，鞕软如何？”

大药言：“世尊，石质坚鞕犹若金刚，水质柔软为诸乐触。”

“大药，识亦如是至妙至柔，能穿刚鞕大身之色，迁入受报。”

大药复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众生舍身，云何生诸天中？乃至云何生于地狱等中？”

佛言：“大药，众生临终之时福业资者，弃本之视得天妙视。以天妙视见六欲天，爰及六趣见身摇动，见天宫殿及欢喜园杂花园等。又见诸天处莲花殿，丽妓侍绕笑谑嬉戏，众花饰耳，服憍奢耶，臂印环钏种种庄严，花常开敷众具备设。见天天女，心便染恋欢喜适意，姿颜舒悦面若莲花。视不错乱，鼻不亏曲，口气不臭，目色明鲜如青莲叶，身诸节际无有苦痛，眼耳鼻口又无血出，不失大小便利，不毛惊孔现，掌不死黄，甲不青黑，手足不乱亦不卷缩。好相显现，见虚空中有高大殿，彩柱百千雕丽列布，垂诸铃网，和风吹拂清音悦美，种种香花庄严宝殿，诸天童子众宝严身游戏殿内。见已欢喜，微笑齿现如君图花，目不张开亦不合闭，语音和润，身不极冷亦不极热，亲属围绕亦不忧苦。日初出时当舍其寿，所见明白无诸黑闇，异香芬馥四方而至。见佛尊仪欢喜敬

重，见已亲爱欢喜离辞犹如暂行，便即旋返安慰亲知，不令忧恼有流法尔：‘生必当死，勿以分别而生苦恼。’大药，善业之人临命终时，好乐布施，种种伽他、种种颂叹、种种明白、种种称说正法之教，如睡不睡安隐舍寿。将舍寿时，天父天母同止一座，天母手中自然花出。天母见花顾谓天父：‘甚为福吉希奇胜果！天今当知，子庆之欢时将不久。’天母遂以两手摇弄其花，弄花之时命便终尽，无相之识弃舍诸根，持诸境业弃舍诸界，持诸界事迁受异报。犹如乘马弃一乘一，如日爱引光，如木生火，又如月影现澄清水，识资善业迁受天报，如脉风移速托花内。天父天母同座视之，甘露欲风吹花七日，宝珰严身曜动炫焕，天童朗洁现天母手。”

大药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无形之识，云何假因缘力而生有形？云何有形止因缘内？”

佛言：“大药，如木和合相触生火，此火木中求不可得，若除于木亦不得火，因缘和合而生于火，因缘不具火即不生，木等之中寻火色相竟不可见，然咸见火从木中出。如是，大药，识假父母因缘和合生有形身，有形身中求识不得，离有形身亦无有识。大药，如火未出火相不现，亦无暖触诸相皆无。如是，大药，若未有身，识受想行皆悉不现。大药，如见日轮光明照曜，而诸凡夫不见日体，是黑、是白、黄白、黄赤皆不能知，但以照热、光明出没、环运诸作用事而知有日；识亦如是，以诸作用而知有识。”

大药白佛言：“云何为识作用？”

佛言：“大药，受觉想行思忧苦恼，此为识之作用。复有善不善业，熏习为种，作用显识。”

大药白佛言：“云何识离于身便速受身？识舍故身，新身未受，当尔之时，识作何相？”

佛言：“大药，如有丈夫长臂勇健著坚甲胄，马疾如风乘以入阵，干戈既交心乱坠马，武艺捷习还即跳上；识弃于身速即受身，亦复如是。又如怯人，见敌怖惧乘马退走；识资善业，见天父母同座而坐，速托生彼亦复如是。大药，如汝所问，识弃故身，新身未受，当尔之时，识作何相？大药，譬如人影现于水中无质可取，手足面目及诸形状与人不异，体质事业影中皆无，无冷无热及与诸触，亦无疲乏肉段诸大，无言声、身声、苦乐之声；识弃故身，新身未受，相亦如是。大药，是资善业生诸天者。”

大药白佛言：“云何识生地狱？”

佛言：“大药，行恶业者入于地狱，汝当谛听！大药，此中众生积不善根，命终之时作如是念：‘我今于此身死，弃舍父母亲知所爱，甚大忧苦！’见诸地狱及见己身应合入者，见足在上，头倒向下，又见一处地纯是血，见此血已心有味著，缘味著心便生

地狱，腐败恶水臭秽因力识托其中。譬如粪秽臭处，臭酪臭酒诸臭因力，虫生其中；入地狱者托臭物生，亦复如是。”

贤护胜上童真合掌白佛言：“地狱众生作何色相？身复云何？”

佛言：“大药，其爱血地生地狱者，遍身血光，身如血色；生汤隍者，身如黑云；生乳汤河者，身点斑杂作种种色体极软脆，犹如贵乐婴孩之身。其身长大过八肘量，须发身毛并长垂曳，手足面目亏曲不全，阎浮提人遥见便死。”

大药白佛言：“地狱众生以何为食？”

佛言：“大药，地狱众生食无少乐，惶惧驰走，遥见镕铜赤汁，意谓是血众奔趣之。又有声呼：‘诸有饥者可速来食！’便走向彼，至已而住以手承口，狱卒以热铜汁写手掬中，逼之令饮，铜汁入腹，骨节爆裂，举身火起。大药，地狱众生所食之物，唯增苦痛无少安乐。地狱众生苦痛如是，识不舍之亦不毁坏，身如骨聚识止不离，非业报尽苦身不舍。饥渴苦逼，便见园林花果敷荣广博翠茂，见已喜笑互相谓言：‘此园翠茂清风凉美！’众急入园须臾暂乐，树叶花果咸成刀剑斩截罪者，或中破身分为两段，或大叫呼四面驰走。狱卒群起执金刚棒，或执铁棒、铁斧、铁杖，啮唇嗔怒身出火焰，斫棒罪者遮不令出，斯皆己业见如是事。狱卒随罪者后，语罪者云：‘汝何处去？汝可住此，勿复东西，欲何逃窜？今此园者，汝业庄严，可得离不？’如是，大药，地狱众生受种种苦，七日而死还生地狱；以业力故，如游蜂采花还归本处。罪业众生应入地狱，初死之时见死使来，系项驱逼身心大苦入大黑闇，如被劫贼执捉将去，作如是言：‘诃诃祸哉！苦哉！我今弃阎浮提种种爱好亲属知友，入于地狱。我今不见天路，但见苦事！如蚕作丝自缠取死，我自作罪为业缠缚，罥索系项牵曳驱逼将入地狱。’贤护，罪业众生生地狱者苦相如是。”

尔时，贤护与大药王子，闻说是已，身惊毛竖，俱起合掌作如是言：“我等今者俱归依佛，请垂救护。愿今以此闻法功德，未脱有流处生死轮，不落三塗，入于地狱。”

贤护复白佛言：“欲有所请，唯愿听许。”

佛言：“如汝希望，恣汝所问。”

贤护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云何为积？云何为聚？云何为阴？云何为身不迁？”

佛言：“贤护，智界、见界、意界、明界，以此四界和合成身。四界境识，名之为积。聚谓六界、六入、六入境、三界因、二入因，即须发毛爪、皮肉脓血、涕唾黄痰、脂腷髓液、手足面目、大小支节，和合崇聚名之为聚。犹如谷豆麻麦，积集聚贮而成高大，谓之为聚。其地水火风空识，名为六界。眼耳鼻舌身意，名为六入。色声香味触法

，名六入境。即贪嗔痴，名三界因。又风黄痰亦名三因。二入因者，谓戒与信。又有二因，谓舍与施。又有二因，谓进与定。又有二因，谓善不善。其受、想、行、识，此四名无色阴。受谓领受苦乐等相及不苦不乐之相，想谓知苦乐相，行谓现念作意及触，识者是身之主，遍行诸体，身有所为莫不由识。不迁者，谓身语意净证获道果，此人死已识弃有阴，不重受有、不流诸趣极乐而迁，不复重迁是名不迁。”

于是贤护与大药王子，礼佛双足白言：“世尊，佛一切智说此法聚，当于未来作大利益安乐众生。”

佛言：“如来法聚常住非断，一切智者知而不为。我经无量勤苦积集智光，今说此经。此正法日，为诸众生作大明照，德誉普流一切智海，为能调心流注者说此经。所在之处请诵解说，诸天、鬼、神、阿修罗、摩睺罗伽，咸悉拥护皆来拜礼，水、火、王、贼等怖皆不能害。诸比丘，从今已往，于不信前勿说此经，求经过者慎勿示之，于尼乾子、尼乾部众诸外道中亦勿说之，不恭敬渴请亦勿为说。若违我教亏损法事，此人则为亏损如来。诸比丘，若有礼拜供养此经典者，应当恭敬供养是人，斯人则为持如来藏。”

尔时，世尊而说偈言：

“当勇超尘累，勤修佛正教，

除灭死军众，如象践苇芦。

持法奉禁戒，专精勿亏怠，

以弃生流转，尽诸苦有边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贤护胜上童真、大药王子，并诸比丘、菩萨摩诃萨，天、人、阿修罗、乾闼婆等，普大会众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本经缺字对照（1 种 / 2 处）

底本中有一些字在 Unicode 里没有编码，任何字体都打不出来。正文已按 CBETA 缺字资料库换成通用字，下表逐条列出原式与处理方式，可据底本影印本核对。

原式	显示	处数	依据
[月+冊]	册	2	Unicode 有此字（U+2667D），即原字，非替换（CB00698）